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带双红圈标记东巴经初考^{*}

邓章应 张春风

纳西族东巴经有相当部分流布到了海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亦有不少的收藏^①。哈佛所藏经书来源比较集中,共两大宗:一是1945年向罗斯福(Q. Roosevelt)购买,另一批是1946年向洛克(J.F.Rock)购买。洛克、李霖灿、朱宝田先后对这批经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其中洛克的编目是在出售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前,他对自己收集到的8千余册东巴经都作了编号。李霖灿1956年对部分经书作了整理,写有卡片21张,对部分经书名字作了汉译。1995年朱宝田对哈佛藏所有东巴经重新分类编目,编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纳西族象形文经典分类目录》^②。2009年和继全考释了其中部分跋语,清理出部分有明确纪年和抄写者的经书。

对东巴经进行分类断代是东巴文深入研究的前提,最基本的工作是根据东巴经的抄写者进行归类。哈佛经书中有一部分存在一显著特殊标记——双红圈,带有此特殊标记的经书可以作为一个系列进行整理,确定其抄写人,并根据带双红圈标记经书的其他特点,鉴别与这一系列经书同类的经书。相信这样的工作会对哈佛以及其他大宗东巴经收藏机构经书的进一步分类整理有一定促进作用。

经初步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带有双红圈标记的经书共119册,大约占到其东巴经藏品的20%。带有双红圈的经书都有洛克编号,应该都是向洛克

^{*} 本文写作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11&ZD129)、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东巴文分域断代与历史层次研究”(12CYY06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巴文谱系整理及历时演变研究”(11YJA740016)资助。

①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东巴经典的数量一般认为是598册,但据和继全先生重新考证,实际古籍数量当为594册(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朱宝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纳西族象形文经典分类目录》,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出版,1997年。

收购的^①。

一、特殊标记双红圈简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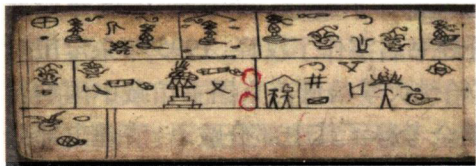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东巴经中有部分带有双红圈标记。双红圈的每个圈为等半径的圆,有的经书中有好几处,有的则只有一处;有的分布在经书的末尾,有的分布在正文之中。有时双红圈相交(图一),有时相切(图二),有时相离(图三)。双红圈基本都是空心,偶有一两处是实心,看得出有填实的痕迹(图四)。



图一: B33^②



图二: B78



图三: B42



图四: B05

以经书 B78 为例,这本经书的实际大小为 9.5×28.5cm,通过换算,单个红圈的直径约为 1.1cm,与东巴使用的圆筒竹笔的直径相当。双红圈应为东巴用抄写东巴经的竹笔的尾端蘸红墨汁压印两次形成。从各本经书双红圈的外形、直径来看,并非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东巴使用的竹笔磨损快,使用时间一般不长,更换频繁,每次使用的竹笔不可能大小完全一致,故造成双红圈的外形也不完全一致。

二、双红圈经书的抄写人

1. 关于东巴文□·□和□·□的考辨

部分带双红圈经书有跋语,跋语中经常出现□·□或□·□,朱宝田在其编目中,将□·□翻译为“同治”,□·□翻译为“道光”^③。东巴文□[to³³]本义为“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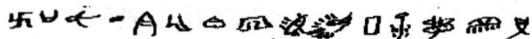
①只有一本经书 K73 例外,没有洛克编号。这可能是洛克忘记编号,或者是洛克做的编号卡片遗落,具体原因不详。但根据这本经书的跋语中的人物、地点信息,属于同一东巴的经书确信无疑。

②本文所引经书编号为朱宝田先生的分类编号。

③朱宝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纳西族象形文经典分类目录》,第 933 页。

板”，𑄎[ɬɿ²¹]本义为“时间”，𑄎[ɬɿ²¹]本义为“垂滴”。这里均只假借读音，𑄎与𑄎读音相同，但翻译不同，可能存在问题。

再看𑄎和𑄎出现的语境，例如 K24 经书的跋语（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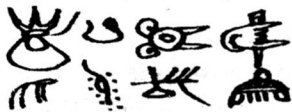
图五

全句意思为“长水马鞍山脚下东巴𑄎写的”。𑄎[w³³kho²¹]地名，黄山乡的“恩科”（汉名“长水村”）。𑄎-A[a³³ na³³ ɬy²¹]山名，“阿纳山”（汉名“马鞍山”）。𑄎[lw³³bu²¹]东巴（𑄎[lw⁵⁵]本义“牛虱”，𑄎[bu²¹]本义“猪”，此处均借音）。在“东巴”之后不会是一个年号名。如果翻译为年号，不符合东巴经书写的习惯。因为年号出现的语境一般为年号+数字，如道光三十年，𑄎++t+；或者在年号之前有𑄎字样，为“可汗”（皇帝）的音译，并且皇帝年号的用字大致比较固定^①。

在“东巴”之后的往往是一个东巴的名字，表示这是某某东巴，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40 卷《白蝙蝠取经记》的跋语：“妥罗村东巴休松休短的经书（图六）。东巴普知登梭书写（图七）。^②”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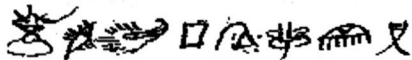


图七

此处“东巴”用𑄎𑄎两字表示，后边分别是东巴名字“休松休短”𑄎𑄎𑄎和“普知登梭”𑄎𑄎𑄎。

李霖灿在《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对 1134 号字𑄎解释为，“当音为 [t'o³³ɬɿ²¹]时，仍为多巴之名，鲁甸一带写法如此”^③。此处的𑄎是𑄎和𑄎的合文。𑄎即𑄎的异写。故𑄎和𑄎应当为人名，而不是皇帝的年号。

再如 C33 经书跋语（图八），𑄎也是出现在𑄎[lw⁵⁵bu²¹]东巴之后，整句话的意思是“东巴𑄎来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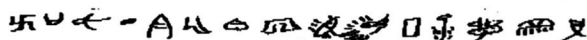
图八

①具体参见喻遂生：《〈纳西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巴蜀书社，2008 年，第 30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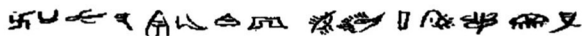
②《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40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6 页。

③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年，第 90 页。

那么𑖀和𑖁是不同的两个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认为𑖀“时间”和𑖁“水滴”可能是同源关系^①。洛克在其《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中认为是异体关系^②。我们再看以下两则东巴文跋语（图九、图十）：



图九：K24



图十：C61

这两则跋语的意思都是“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巴𑖀（𑖁）写的”，除名字一为𑖀，一为𑖁外，其余用字大致相同，两本经书的字迹和封面装饰也相同，由此可以判定，这两册经书均是同一人抄写。那么𑖀和𑖁就是同一个东巴，即东知东巴。

2. 东知其人

关于东知东巴，李国文有所记载：“东巴东知，黄山乡长水下村人。生年不详，约民国初年去世，享年 80 多岁。是大东巴，善于制造东巴经书写用纸，一生抄写下很多东巴经书。”^③和继全通过关键性的一则 B24 跋语杨玉科攻占鹤庆的事件来证明这个东知就是李国文书中提到的东知，其生年为 1814 年，师承白地甲告恒东巴^④。

在这批经书中，有部分经书在封面或封二上有“木福光”（“福”常写成错字，这是因为解放前东巴汉文水平一般的缘故）三个汉字，如 C19、K60（图十一）等。三个汉字放大处理后如图十二：



图十一：K60



图十二

木福光正是东知的儿子，据李国文先生的记载，“杨光东巴，黄山乡长水下村人。又名木福光，20 世纪 60 年代去世，享年仅 80 多岁。前述东知东巴之子，但东巴经典知识只属一般。美国学者洛克曾到过他家，当时先生曾将祖传东巴

①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第 12 页。

②J.F 洛克编著，和匠宇译：《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30 页。

③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18 页。

④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经典卖与洛克”^①。经书跋语表明这是东知的经书,而经书上又有东知儿子木福光的签名,调查表明木福光曾将其父亲的经书卖给洛克,洛克又将其卖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几者相互吻合,故可以确认这个东知就是丽江黄山乡长水的东知无疑。

3. 跋语明示出抄经人的经书

东巴经跋语尤其是署名、纪年、归属地俱全的跋语能够提供较为详细的信息。跋语内容是鉴定经书抄写者最重要的证据。带双红圈的经书中,有些有跋语并明确指明为东知书写,如 C33(图十三)。



图十三:C33

经统计,有跋语并明确记载为东知经书和明确纪年的有以下一些。

朱宝田 编号	跋语 ^②	抄写 时间	东巴 年龄 ^③
K6	属蛇年猪板星当值的那天写的,东巴经书是一条路,经文一句是一个饭碗。见到富人不要巴结,见到穷人不要冷落。无论穷富都不要客气,只是一句名声罢了,事实就是这样的。江水有九条,经文没有那么多,但经文没有学完的时候,就如江水不会断流一样,认真考虑吧。东知我在三十二岁那年写了这本书,祝愿吉祥如意,长寿富贵。	1845	32
A28	木虎年三月二十八写的,东知我四十一岁那年写的,祝愿东巴长寿富贵吉祥。	1854	41
C61	水鸡年六月初六写的,长水马鞍山下东巴东知写的,我六十岁那年写的。写的没有任何错误,到了读的场合,如果是会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的多么好的书,如果是不懂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得不好。	1873	60
K73	水鸡年写的,长水马鞍山下东知写的,东知我六十岁那年写的。写的没有错,读时不要错了。学无止境,不懂的要努力学习,祝愿东巴长寿。	1873	60

①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第 218 页。
②本文跋语翻译,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一文。
③纳西族指称岁数习惯用虚岁。

这些跋语中花甲纪年相互之间比较吻合,时间跨度符合一个人生活的时代,没有出现矛盾的地方,这也可以证明这批经书为同一人所写。根据花甲纪年,木虎年东知 41 岁,以及李国文记载东知去世时约是 80 多岁,我们选择 80 几岁的最大值 89 岁来计算,可断定东知生活于 1814 年-1903 年之间。保守估计,如东知 15 岁可以写经书的话,那么这批经书抄写年代大约在 1829 年至 1903 年(即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属于年代较早的经书。

三、带双红圈经书的特点

通过跋语中明确记载的抄写人信息,我们知道带双红圈特殊标记的为东知东巴所写,但并不是东知所写的所有经书都带有此特殊标记。如 L21、L23、L24 等经书虽然没有双红圈标记,但有明确跋语,仍是东知的经书。

总结带双红圈特殊标记经书的形式特点,有助于通过这些特点来鉴别未带双红圈标记但可能属于东知抄写的经书。我们仔细观察了 119 本带有双红圈标记的经书,对其封面、起首和句间标记、颜色纸张、质地等方面特征进行了归纳。

1. 封面

①封面装饰

在带双红圈标记的 119 册经书中,有 90 册经书的封面装饰为:左右外侧的装饰区域为方块状,毗邻的内侧两边为细条,在两侧方块状区域的中心贴有菱形剪纸^①,如图十四。外侧与内侧的比例以及菱形的大小在 90 册经书中,基本一致。



图十四:A19

还有 29 册无两边装饰,其中 15 册为祭祀经书,如图十五;14 册为占卜经书,如图十六。



图十五



图十六

①有些经书菱形剪纸两侧或一侧不存在,一种可能是写经人未贴,一种可能是时间久远掉落,这从一些经书封面的菱形剪纸一角已经翘起可知,如图十四。

②封面装饰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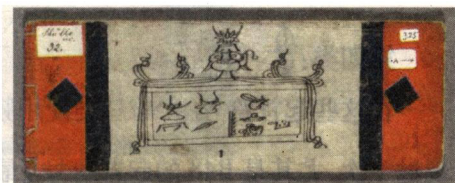
带双红圈标记经书大多有颜色装饰,左右外侧的颜色有时相同,如同为墨绿(图十七)或同为橘红(图十八);有时不同,墨绿橘红分居两侧。内侧则根据外侧进行匹配,如果外侧皆为墨绿,则内侧就是橘红色,菱形剪纸的颜色也为橘红色(图十七);如果外侧皆为橘红,则与之相反(图十八);如果两外侧的颜色不同,则间隔分布,如左外侧为墨绿,左内侧便是橘红,右内侧是墨绿,右外侧便为橘红,左侧的菱形为橘红,右侧的则为墨绿(图十九)。

③标题书写情况

带双红圈标记经书的封面形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横写式(图十七、图十八、图十九),一种为竖写式(图二十)。竖写式较少,只有9册。竖写式的封面装饰及颜色与横写式相同,但无标题框。



图十七



图十八



图十九



图二十:B26 竖写式

④标题框及相关装饰

带双红圈标记经书标题框规整。大部分经书的标题框属于矩形。矩形框的界线笔直,非随手所画。矩形框的上端画有装饰图形,一般较为精致。标题框两侧一般有流苏状的修饰。在这些装饰中,着重体现了对称性。装饰图形有如意结、白海螺、双鱼图等,皆具美好寓意。有极少数标题框是环状设计,比起矩形框的界限则略显随意(图二十一)。我们从线条推断,矩形框可能借助别的工具所画,而环状的则没有借助别的工具,为手绘。

还有部分经书的标题框及装饰流苏涂上了颜色(图二十二)。



图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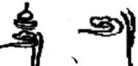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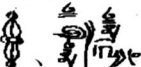
2. 起首和句间标记、界栏

在东巴文经书的首页首行或者其他表示段落起首位置一般会出现一个表示起首的标志。不同地区东巴会使用不同的起首符号,起首标志有着明显的个性色彩。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鲁甸地区普知登梭东巴常用的起首符号为。东知经书也使用较固定的起首符号,可分作四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在这些起首符号中,前三类使用频率很高,第四类只在 B48 和 K42 中各出现过一次,尤其是 B48 的起首符号最为特殊。

句间标记在一般的经书中是用单竖线表示,也有少量经书用双竖线。东知经书中,较为特殊的是,除了单竖线、双竖线外,还用小圆圈表示,有时还将小圆圈涂成红色(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

一般东巴已经通过界栏将每页分为 3 栏,但在东知的经书中,有三栏(图一、图二、图三)、四栏(图二十三)、五栏,其中三栏的情况最多。当我们遇到这些特殊的情况时,也需注意。

3. 纸张颜色、洛克编号等其他标记

这批经书的纸张颜色较为一致。东知是一个善于造纸的东巴,119 本带双红圈标记的经书纸张颜色相对较白并且较为精细。我们所见虽为照片,但从书写的流畅程度可以判断,这批经书用纸看不出特别粗糙的痕迹。在近 600 册经书中,有些经书的纸张颜色特别深,有些是沾有污物的缘故,有些是造纸时用的材料比例不同,通过纸张颜色,可以将大批颜色特别深的经书排除在外。

这批经书除 K73 外,均有洛克编号。洛克一生先后搜集了数千册东巴经,均一一编号。后来洛克因经济拮据分批出售了部分经书,使之分散在了美国、

德国等地。哈佛藏东知经书的编号虽然并不连续,但大致在一定区间范围内。

另外在经书的封面和封二等处有汉字题记“木谓廷”或“木福光”,也是极其重要的判断标记。

4. 封底的编号

带双红圈标记的经书有部分封底上有编号(图二十四),一般格式为:数字+东巴文(麦子)/哥巴文𑄎,其读音都为[dze²¹],为汉语借词“册”的读音。数字一般都用东巴文表示,有一册的数字也用哥巴文𑄎表示,读音为[ni²¹],意义为二。从我们发现的经书来看,这些编号当是东巴自己的编号。可能是为了方便使用经书而为。



图二十四

四、相关经书判定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东巴经,除了有明确跋语、带双红圈特殊标记外,还有一些经书在封面形制及用色、标题框等方面与带双红圈经书有很多相似点,亦可以根据上述特征判断这些经书也为东知抄写的经书。

1. 封面有颜色装饰的判断——以 A41 为例



图二十五:A41

A41 的封面为典型的横写式,分布于左右的菱形呈淡红色与墨绿色间隔分布,其外侧与内侧装饰的比例,以及菱形的大小与前文所述的典型特征基本吻合。矩形标题框上是神座的装饰图形,上下左右各有流苏,分布对称,书写精致。标题书写由上而下,从左到右。经书中起首符号𑄎与上文所述的第一类一致。封底书有东巴文数字 7 和𑄎的字样。A41 的洛克编号为 1079,与 K21 的洛克编号 1077 非常接近。纸张颜色较白。判断这一类经书时,最直观的是封面形制,再配以别的辅助证据,证据非常可靠。相同的方法可判断 B79、B80、C14、

C15、C17、C26、C36、C45、C55、C77、C78、I1、I6、I22、I28、I29、I31、J2、J3、J4、K23、K62、K63、K66、K61 也为东知经书。需要指出的是，K66 经书右侧书页中多处写有“木谓廷”3 个汉字，则判定更加可信。

2. 封面无装饰的判断——以 M24 为例



图二十六：M24

封面没有颜色的经书所占比重较小。没有颜色装饰的经书需对照有双红圈但没有颜色装饰的 15 册祭祀经书进行比对。M24 与 K24、K73 等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封面为典型的横写式，矩形标题框规整，上下左右的流苏分布对称，标题框上的宝瓶与其中的柏树图案精致细腻。标题书写方式由左至右，从上到下。流苏及宝瓶图案上略图有淡褐色。经书中起首符号为 ，符合上文起首符号的第三类。其余 G19、K13、K46、M16、M34 也可通过相同的方法来判断是东知的经书。

占卜经书比较特殊，经书形制大小稍有不同。我们将有跋语明确显示东知的经书 L21（图十八）、L23、L24 作为典型。将其他占卜经书和这些典型进行匹配。从封面特点、书写方式、界栏等特征来判断，L4、L5、L12、L15、L44、L49、L54、L60、L62、L63、L64、L88 也是东知的经书。

综上判断，除了 119 册有特殊标记外，还有上述 46 册也是东知的经书。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经书中至少有 165 册是东知书写的经书^①。

五、结论

1. 纳西东巴文与东巴经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现在到了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时候，经书的分域和断代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而同一东巴所写经书的归类则是这个突破口的基础。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经书来源比较集中，其中一些带有特殊标记——双红圈。根据带有双红圈的经书的跋语判断，这些经书是东巴东知所抄写。详细分析带双红圈经书的特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将没有双红圈而属于东知的经书归为一组。这些判定标准和程序若经一定积累，能够指导我们对其他批量经书的判断，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东巴经除了东知的经书外，另外的经书也可以通过上述的判断方法进行系联，判断出这些经书的抄写人，并由

^①有些经书（如 C10）与东知的经书相类似，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暂时作存疑处理。

抄写人及相关信息判断其抄写地点和抄写年代。

2. 判断经书归属需要注意的问题

东巴经书归属的判定证据分为显性和隐形两种。本文涉及的都是显性证据,可以用来直接判断。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去寻找隐形的证据,如用字习惯、固定句式的表达、字词关系等。

只有在多重证据下,经书判断的可信度才越强。一般来说,一个证据往往不能完全判断,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可信度较强的证据时,经书的归属才比较肯定。跋语、印章、特殊标记、签名都是属于可信度较强的证据。在不能面对实物时,纸张颜色、绳子的质地等属于可信度较弱的证据。在系联过程中,我们只将很典型的经书纳入同类经书,有些只是相似的仍存疑。

判断经书归属还要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东巴文没有经过统一和规范,东巴经书和东巴文中经常会有例外现象出现。在判断时,要充分找准典型和主流的现象,它将对判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例外现象,因为它也有一定数量,要注意分析例外现象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的标准更为全面。

本文写作得到喻遂生先生与和继全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大学文献所

·本刊启事·

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文献》杂志编辑部